

我在海南找老兵

文海南日报记者计思佳 实习生钟圆圆

每拜访一位老兵，为表示尊敬，临走时郑新忠都会给他们敬军礼。面对久违的军礼，很多老兵会努力挺起弯曲的脊梁、举起微颤的双手回敬一个军礼。他们如今的军礼，更像岁月在指尖划过时留下的痕迹。



老兵邢谷颖(左)对着照片回忆父亲从缅甸送他回国参军的经过。图右为郑新忠。

在海南岛上有这样一群人，他们最小的92岁，最大的年龄已经达101岁。在1931年至1945年对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，他们甘洒热血赴国难、出生入死保家园，用鲜血愈合中华民族的伤口。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抗日老兵。

硝烟散尽，解甲归田，如今这些老兵大多生活在农村，随着时间的消逝正慢慢凋零。没人能说清有多少抗日老兵在琼岛上生活，据一群热诚的志愿者、媒体人努力搜寻，2015年他们找到16位幸存抗战老兵，现在只剩下14位了。而还有更多老兵可能已无声地沉寂在历史的角落里。

为向抗战老兵致敬，来自河北保定的郑新忠一路骑行，跨越海峡，来到海南岛。11月，在志愿者和记者的陪同下，郑新忠拜访了海口、文昌、琼海、儋州、琼中5地幸存的老兵。“老兵们的时间不多了，我想趁他们活着的时候送去更多慰藉，让他们不要抱憾离去。”郑新忠说。

骑行两年看望200多个老兵

因郑新忠罹患神经性耳聋，对他的采访是依靠纸笔完成的。让人不禁感慨，一路骑行已非常不易，在陌生的城市，仅剩微弱听力的郑新忠，是如何问路找寻老兵的？

今年39岁的郑新忠6年前耳朵突然患病。保定曾是华北抗日主战场，生长于此的郑新忠从小是听着小兵张嘎、狼牙山五壮士、平原游击队的故事长大的，抗战这段历史已深深印刻在他心里。两年前，他做出决定，要用骑行的方式为每位活着的老兵送去祝福。

北京、天津、山东、安徽、江

苏……从北到南，骑着自行车，驮着行李，郑新忠一共穿越了全国18个省、市、区，海口是他到过的第145个城市。

两年、12万里路、200多位老兵，一路上郑新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？接触的几天时间里，记者觉得，他过得是如同苦行僧一样的生活。

郑新忠说，自己是个农民，两年下来，花销已经不小，所以路上是能省则省——自行车前挂着1升的大水杯，看到哪有热水就赶紧接满；行李袋里装着挂面、小米和电热壶，早餐晚餐是吃自己煮的面条和粥；车上还有帐篷和睡袋，必要时得在野外露营。

为何要把自己逼得这么苦？郑新忠说，老兵是“抗战活化石”，是民族的脊梁。“我希望用双脚丈量他们当年走过的路，听他们亲口说当年浴血奋战的经历，当面向他们表达敬意。”

黄埔是一生最深刻的烙印

“怒潮澎湃，党旗飞舞，这是革命的黄埔！”四万黄埔生，三千海南籍。记者发现海南现存的抗战老兵中，大多有在黄埔军校学习的经历。70多年过去，这些耄耋老人，仍清楚记得这首当年让他们热血澎湃的校歌。

从当年英姿飒爽的热血青年到如今垂垂老矣、缠绵病榻的老人，他们的记忆力、听力、视力都在急剧下降，昔日与敌厮杀的情形已记忆模糊，但一提到黄埔，都能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骄傲的神采。

11月11日，记者和郑新忠一起来到儋州市峨蔓镇盐丁村抗战老兵许乃斌的家中。今年95岁的老人脊背差不多驼到90度，听儿子说有人要来看望他，一直拄着拐杖在门口等着。

当天下了小雨，天气有些冷。许乃斌穿着一件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赠送的墨绿色棉背心，背心后面写着“抗战老兵民族脊梁”八个字。翻阅过去的相片、资料，这位95岁的老人依然思路清晰，用铿锵有力的话语为记者打开了70年前他追随父亲考入黄埔，一片丹心向国的记忆之门。

许乃斌1岁时，父亲许云汉就考入了黄埔军校一期，毕业后参加了东征。1939年，日本占领海南岛后，乡村小学废弃了，许乃斌也失学了。“死守在家里就要当亡国奴！”在父亲的鼓励下，许乃斌来到湛江的琼崖联中读书，后报考进入黄埔军校四分校19期9总队学习。

1944年，许乃斌来到广西南丹、河池、车河等地，每天背着通讯设备，冒着炮火往返于各个部队之间。每当前线部队进攻完毕，他就要加紧联系各个部队，确保战场上的信息传递流通。许乃斌对记者说，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。“我是通讯兵，战争结束后身上连伤都没有，而我很多战友献出了生命。”

许乃斌家的墙上，端正地挂着他父亲的黑白画像。“高宦商女不知羞，日上秦淮歌舞楼。东北沦亡悲欲绝，那堪犹唱后庭调。”他从抽屉里翻出父亲在抗日时期写的诗给记者看，他一直小心保留着。看得出，忧国忧民的父亲对许乃斌的影响很深。

被褥叠得方方正正，书报被归类得整齐有序，在许乃斌独住的小房间里，仍然带着70年前行军的痕迹。

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的几张挂历，上面工整地粘贴了40多张历年海南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合影。在许乃斌的家里，最多的书就是黄埔军校同学会寄来

的杂志，有的还被他细心地用牛皮纸包了书皮。打开一本黄埔军校毕业50周年纪念特刊，许乃斌指着一张年轻小伙的黑白照片骄傲地说：“这是我年轻时候的样子。”

记者还看到他家中有三本厚厚的《黄埔军校史料汇编》，这是这位家里靠打鱼、养猪过生活的老人，自己掏400元特地去邮局买的。“校庆90周年，我要留个纪念。”

家住琼海市长坡镇的植德英老人现已瘫痪。他仰面躺在床上，房间有点昏暗，墙上一张照片中戎装在身、英气逼人的军官才让记者知道，这位老人以前是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伞兵。

即使女儿在他耳边大声喊叫，98岁的植德英似乎都置若罔闻。但当女儿说“黄埔的人来看你了”，老人抓着记者的手连问：“你是黄埔的呀？”

最珍贵的物件是两块抗日勋章

老兵邢定标的家非常醒目，门口挂着一副红底对联“抵御外敌民族英雄，为我中华独立自由”，横批“英雄户”。邢定标的侄媳妇说，这是他自己设计贴上去的。“台风把对联吹掉了，老爷子还让我们赶紧贴上。”

今年101岁高龄的邢定标是志愿者们发现的海南目前年龄最大的抗日老兵，他的一生也颇具传奇色彩。邢定标家住文昌市文教镇培龙三加东村一队。志愿者“十二角”了解到，三加东村先后有10多位参加抗战的老兵，但目前在世的就剩下邢定标一人了。邢定标说，1939年日寇登陆海南岛，对人民无恶不作，血流成河。“没有国，哪有家？”还在上学的邢定标毅然弃笔从戎。



被老兵邢定标视为珍宝的两枚抗日勋章。



郑新忠骑行到海口。
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